

来布鲁明顿,赶上首届爵士音乐节。地点不在音乐厅体育馆酒吧或公园,在市中心第五街旁的一条不足百米长二三十米宽的一条小街上。

街两头用黄色带子一围,车辆禁止通行,一头搭起了白色的帐篷,安放了音响器材,算作舞台,一头成为了入口,免费,人们随便出入。中间摆放着折叠椅,路旁开来一辆装满啤酒和饮料的厢式货车,人们可以边喝着啤酒或饮料边欣赏爵士乐了。这种临时将街巷当成舞台的情景,便于附近社区人们欣赏文艺演出,在国内未曾见过。

音乐会在上午十一点开幕,到晚上十一点结束,中间不停歇,各个组合轮番上阵,演奏不同风格的爵士乐。我不大懂爵士乐,只听到时而欢快时而忧郁,架子鼓、吉他和贝斯敲打得格外激越,即兴的演奏特别的多。最引我兴趣的,此次爵士音乐节,是由此地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爵士乐的教授组织并领衔出演。这颇有些与民同乐的意思。爵士乐本来就属于底层人民,属于酒吧或广场,属于现场和即兴,应该说,也算将是越来越经院化和唱片化的爵士乐还原于人民。教授们并非是屈尊下驾,但他们如此自觉而乐此不疲,还是令人感动。

或许,布鲁明顿是依托印第安纳大学而兴建的一座城市,大学有责任和义务为社区人们服务。这里音乐学院的教授们,还有一桩要做的事情,便是走进教堂。教堂,是不少美国人常去的活动空间,是社区人们聚会的重要场所。可以说,教堂

和街巷是人们活动对应的两极,由此连接着家,构成稳定的金三角。教授们能够做的,是组织他们的学生成乐队,定期到教堂演奏音乐。今年,他们的主题是莫扎特的康塔塔。音乐不再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音乐的专业人士不再只是一种职业的身份,而是和社区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们之中普通的一员,

艺术属于人民

肖复兴

受惠于社区,又反哺于社区,这才是艺术的本分与价值。

前两天,去印第安纳波利斯,这是印第安纳州的州府。那么巧,路过市中心士兵水手纪念碑旁著名的希伯特环形音乐厅,正好赶上他们的“社区日”。所谓“社区日”,就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为社区服务的日子。这个音乐厅归属于交响乐团,这一天免费为公众开放,音乐厅大门前人头攒动,门庭若市。我好奇地走了过去,领取了一份节目单,方才明白,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并非只是大门一开任人参观那样的简单。

和美国很多音乐厅一样,服务人员都是身穿酱红色制服的老太太。她们和蔼可亲地领我步入音乐厅,一楼休息厅围着一群孩子,两位黑人音乐家正在教孩子拉小提琴,一旁的柜台上摆放着一排琴盒,人们可以领取小提琴跟着学。二层休息

厅摆放着半成品小提琴,音乐家讲述小提琴的构造原理。音乐大厅的舞台四周和上空布满黄两色的纸气球。其格局和大小,和我们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差不多。看节目单,从下午两点到六点,有不同的音乐演出。我进去的时候,正是弦乐四重奏。只是这样的演出,我头一次见到,舞台上除了四重奏的演员之外,还摆满了椅子,观众可以自由入座,近距离地观赏他们的演奏。人们如水一样在舞台上不停地走动,调皮的孩子更是上蹿下跳,有个小男孩跳到指挥台上,手舞足蹈地当起了乐队的指挥。四重奏的四位音乐家,两女两男,其中一位中国姑娘,却旁若无人,依然演奏得格外专业,格外投入。

五点整时,是“社区日”的重头戏,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和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这在我们这里交响音乐会的票价一路飙升的情势下,简直难以相信。这

里的音乐家和音乐学院的教授一样,将音乐再定义,不只属于所谓高雅与票房,属于少数有钱有闲人,而属于社区普通的人民。

可惜的是,时间关系,我听不了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走出音乐厅,发现大门旁有一个小型的乐队,还有室外的音乐会,一直延续到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的出场。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声,并未能掩盖音乐声。或者说,音乐声愿意和喧嚣的市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都市之声。



香山的红叶,我是赏过的。第一次赏香山红叶,我正上着一所专业院校,是陪一个要好的女生一同去的。那次去,适逢红叶盛季,满山皆红遍,那个女生便惊叹不迭。

但我只感到亲切,并没有难抑的惊奇。因为我记得,故乡的秋天,也是红叶满山、流丹溢彩的;而且,山脉绵亘,红到极远遥的地方,比香山来得有气魄;并且,故乡的山名为百花山,物种繁多,生长呈次第特征,就红得此起彼伏,又比香山来得长久。

只因香山离市区近些,且是一个著名的公园,命运便很达阔了。

故乡的山峦,植被是极丰茂的:黄栌满坡,栎木盈岗,槲树峰耸,檀木沟伏……夏时山色蓊郁,入秋,则渐渐变化起来,先是淡黄,而后是斑驳,最终是红得一统了,满山遍野就一如火烧。

但这时却是故乡的农忙时节——庄稼的秸秆被村人铡碎了,厚厚地铺到猪厩中去,再取山上的表土覆盖,以期在来年沤出一些好肥料来。所以,未上冻

前,村人的第一宗要事,便是背土垫圈。而后,有余力的,要在地堰的边上,砍一垛垛的干柴杂草,烧一堆一堆的草木灰。撒上草木灰的土,蔓菁憋得大,土豆长得足,谷穗也结得沉。

此时,山上的红叶正红得烂漫呢。人们哪顾得多看几眼呢。所以,山里人并未想到,那一丛丛的红叶,便是一团团的激情、一首首的诗,自己正生于美境与福地,正可以坐享一番。红就让它兀自红去吧,我们还有正经的营生干不迭呢,他们想。

那时,我并没有一丝悲哀,因为身在其中,与村人的感觉相同。

真正醒悟了,感到有些惆怅了,是看到城里人,居然要爬那么远的路径,到香山专程赏红叶之后。我想,人跟人怎么就不一样呢?于是,怀着这么一种情绪,待人们去香山赏红叶的时候,我便回到故乡去,探抚那故乡的红叶。它们被漠视和遗忘得太久了!

我爬到屋后的山上:高远的天,衬以峻拔的山形,那凌风的红叶,簌簌地,便让人极感动。

敬贺徐中玉先生百岁大庆

陈思和

文界天王尊海上,无私无欲则威刚。风波劫后青松柏,雨雪行前赤叶霜。修水残年豹隐逸,香山晚岁鹤闲翔。新苗恨不长千尺,犹忆丽娃逢盛唐。

但激动的心,很快就黯然了——沉默的父亲,正在地堰的边上埋头打柴草,他要多烧几堆木灰啊。于是,观赏红叶的这份闲雅,就显得多么不合时宜,显得多么奢侈,兀然就生出一丝丝羞耻,便蹓到父亲的身边,想给他打个下手。

父亲很懂我的心思,笑笑,“去赏你的景吧。”见我仍迟迟不动,父亲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高兴赏景就赏景,我高兴做活就做活,不都图个自在么?!”

我知道,要父亲埋头干他喜欢干的活,比要他赏红叶更使他心安与欢悦,这是情理中的事,不关乎我的勤与懒。但我终究不忍在劳作的父亲身边,作赏景的清客,便同他一起干下去了。

这是第一次回故乡赏红叶的情景。

第二年秋深,想到故乡那满山的绚丽,仍有热热的归心。但父亲在地堰上弯曲的身影从脑底晃出的时候,归心就有了几分迟疑。

心中有一种莫名惆怅。最后,还是回去了。因为:红叶岁岁依旧,而父亲却要一天天衰老;父亲已经辜负了红叶,儿女还要辜负父亲么?!

回到故里,父亲很高兴,抱出一坛雄自酿:“崽呀,知道你要回来,爹特意给你留着呢。”我的眼窝便不由得濡湿了。

从此,每到秋深,我皆毫不迟疑地回故乡去,同父亲一道,砍一些枯枝败株,烧几堆草木灰,并有意无意地看几眼父亲苍老的容颜。

我们低头砍着柴草,把红叶搁置于一边了。但只要我们抬起头来,山上的红叶,便很执著地红到我们的眼眸中来——

红叶没有怨艾,只有默默的守望和多情的注视,一依如山里的人们。我们无怨,因为心心相印;甘苦与共,亲情浓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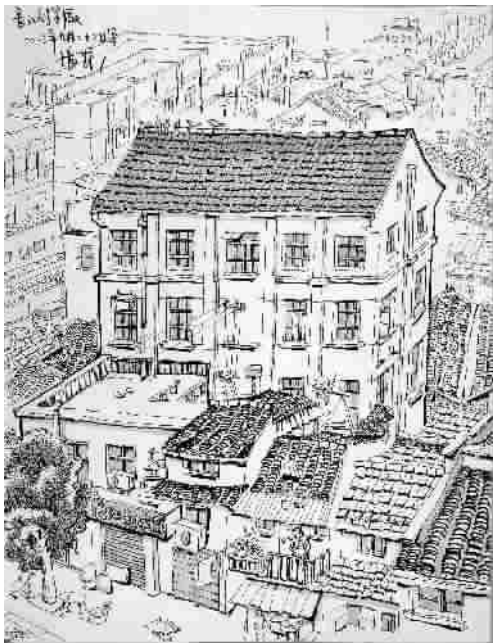
共青森林秋韵 (摸鱼儿)

明德

黄浦江左岸之滨江森林公园与右岸之共青森林公园已然联袂推出 2013 年上海秋季森林花展。如同滨江森林之游后感,漫步共青森林沐秋风、聆秋声、观秋林、品秋花,亦洵属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鸟横莺、凌空啼啭,独怜林籁无际。葳蕤筠(1)柳青如故,众客靡觉秋莅。金穉密,悄换季、梧桐别重重妆饰。瀑鸣磐隙(2)。恰舟泛盈湖(3),雪松(4)飒飒,飒飒迎凤立。池杉(5)畔,霓彩奇葩献献。雁来红(6)蕊蝶戏。黄芙蓉(7)艳艳人(8)靚,百日菊(9)香蜂喜。花海溢,鸢(10)竞翥、龙车凤辇(11)辘辘至。盘桓随意,凭澄碧桥阑,支颐俯瞰,芳影映河底。

注:(1)筠代指翠竹。(2)此句描述该园松涛瀑布景点。(3)此句描述园内盈湖泛舟景点。(4)园内松涛幽谷景点遍植 2000 余株塔松(即雪松)。(5)池杉,亦称池柏,属杉科,落叶乔木,叶呈钻形,乃优良观赏树种。(6)雁来红系长春花之别称,夹竹桃科,夏秋开花,原产非洲。(7)黄芙蓉系疏华菊之别称,易栽培,不耐寒,原产墨西哥。(8)新人指新郎新娘,尤指新娘。(9)百日菊,即百日草,又名秋罗,菊科,夏秋开花,原产墨西哥。(10)鸢系指园内林间灰喜鹊。(11)龙车凤辇原指皇帝皇后之专车,此处借指载运新郎新娘直达林间花海拍婚纱照之公园观光电瓶车。



即将消失的老厂房

张 跻 图/文

这幢被危棚简屋团团围住的老厂房叫“长江划字厂”,坐落于闸北区晋元地块。该地块现有居民 2600 户,是一个设施简陋、环境脏乱的“城中村”,居民亟盼动迁改造。闻讯房屋征收工作全面启动,这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形成的棚户区即将消失,老字号厂房也将成为历史。

上海沪剧院的前身是 1953 年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和 1973 年 1 月爱华沪剧团(大部分)并入组建的上海沪剧团基础上而成立的,至今已有 60 年了。忆往事当初我进入人民沪剧团,还是一个不懂沪剧,只会唱歌的学生,被招入戏曲学校成为一名学沪剧的学生。在那里使我熟悉、了解、学习了沪剧,成长于沪剧,命运将它成为我终身的事业和追求,经历了沪剧事业的发展过程。当年不满百人的剧团,今天已成为规模俱全,人才济济,艺术氛围浓厚的上海沪剧院。

60 年的历程见证了一个年轻剧种的成长发展,从滩簧时

的对子戏到幕表戏——引进文明戏(号称通俗话剧)遂为当时上海众多市民所熟悉。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十里洋场,沪剧剧目又往往沾染了较重的小市民习气,尚浮滑而欠质朴,喜花哨而少厚实,爱翻花样而缺艺术修养,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影响剧种的提高和进步。

40 年代上海沪剧社,首先建立了有固定剧本的编导制,他们按话剧结构编导剧目,导演主要靠演员的经验和魅力,虽然有部分硬片布景和一些音乐成分,但由于受强势演员的局限多及本身剧种存在的局限性,流于自然主义、拿来主

义,只以唱为主体缺乏整体感、表现力,形成不了自己的特长和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沪剧与其他剧种一样获得了新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导演的地位也

重获新生

周中庸

因剧目繁荣,二度创作要求而提高,认识到导演对剧种、剧团的重要,为提高剧种艺术表现力,邀请了著名电影、话剧导演张骏祥、朱端钧、应云卫、杨村彬、凌瑄如等加盟指导。使沪剧的综合艺术跃上新的台阶,他

过硕学之士讲解经世致政之术。4 年后,他再上《清举视朝大典疏》,强调“创业实难”“守成不易”,所以“凛凛覆舟之谕,兢兢驭索之忧,戒恐骄恣之易生,而晏安之为害也”,如此重视制度建设的眼光是很超前的!

顺治即位 8 年后始亲政,他能够做到积极采纳大臣的建议,“欲以立一代之弘规,昭子孙之法守”,也是在纲纪法度“实多缺失”的情况下,找到了一条“万年之策”。在他亲政以后,每逢五之日,就按时召见大臣,形成了制度,保证了下情上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

魏裔介有以民为本,体恤黎氓的思想,曾多次提到“爱养元元”“民安其业”,更把人民与江山、与国家联在一起思考,实属难能可贵。他在《合计天下兵食疏》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此老生之常谈,而实古今不易之通论也”,“为民即所以为军,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我们今天宣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则比古代官吏的认识提升一大截哉!

魏裔介能做到“言官尽言”,与他重视读书分不开。“人之仕宦而能读书者,其心清,其理明,则不惑于声色利欲之途,而常存其淡泊素朴之见。若不以读书为事,惟拮据簿书,经营财物,则心气日昏,理义日昧。其在朝也,必以趋势附利为巧。其居乡也,必以求田问舍为务。”对照一下今天的现实,我们难道不觉得此言颇具经典,也很当代,又何其鲜活吗!

们从理论,表演和驾驭剧本人物、主题给沪剧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导演在二度创作上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沪剧艺术既不同于古老戏曲“铜鼓经”和程式化的表演,也不同于话剧导演心中只有人物的贯穿动作和总的动作线,以完成其总体构思表演艺术,而从沪剧特有的优美唱腔音乐和节奏的变换成为戏曲化的生活。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依托于戏曲的戏曲化生活,以现实生活与沪剧艺术合拍的舞台形象。

在艺术创作的规范中,1958 年,杨文龙、蓝流导演在排“母亲”一剧中,率先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奥赛罗”导演计划

手法来阐述剧本人物,同时要求演员自写式口述角色,这是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剧目中第一次学习怎样理解创作人物,这个开头一直沿用到今天,为以后的创作规律走向成熟创造了典范。在他们的工作中作曲、舞美、服装、道具、音响等综合艺术,也逐渐明确方向,在协调各艺术部门中树立了导演统筹作用,从此在剧团形成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百花争艳的局面,大量优秀剧目和人才脱颖而出。

沪剧的唱法和配乐都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创新。

